

中國經濟史綱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緒論

中國經濟史綱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緒論

現代世界文藝叢書

偉大的戀愛

(俄國柯倫泰女士著)

李 蘭 譯

上海

現代書局

1930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1—2000册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七角五分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目 次

偉大的戀愛.....	1
姊妹.....	155
三代的戀愛.....	177

偉大的戀愛

(1)

這一切是在很久以前發生的。在那個時候人類尚不知道戰爭的恐怖，革命的紀念碑似的變革仍在那昏暗遙遠的未來。

這件事是當俄羅斯在沙皇之下仍苦悶於那極暗黑的反動的攫握中的時代所發生的。這個小戲劇中的人物都是“移民們”——被放逐了的，或是因為為本國被壓迫的民衆們而作了政治活動的關係，從母國逃跑了的男女們。

從這個時期以後，俄羅斯已經有一個新的世界黎明了，但是這些可憐的人間悲劇仍是存在的。

這是需我們去研究去努力理解的。

自從她最後會見了他以後，七個月，長而無止境的七個月已經過去了。當他們分別的時候，他們是抱有再不相見了的堅決的決心的。

他的頭緊靠在她的肩上，他的眼睛因他們的痛苦的煩悶而閉着。他已經將他的決斷告訴她了。他再沒有氣力去繼續這種奮鬥，去忍受這種由他們的愛而生出的長久的衝突了。他的臉是這樣瘦弱——當她望着他的時候，她這樣想着——這是因為憂慮與痛苦的原故而致瘦弱憔悴了的，但在那屈辱的絕望之中仍現出軟弱可憐的孩子像。

醫生們已經察出了他的妻子是患的一種劇烈心臟病，因此應當有絕對的休息與安靜。

“若是我引起了她的極輕微的一點不快意，我都會感覺好像一個罪人一般，不，好像一種死刑執行者一般。納他霞（Natascha），你懂得麼？我是

不能不將她從這疑慮的犧牲中解放出來，而給她以一切恢復健康的機會的……我再不能繼續着行這種欺騙事了。而且還有孩子們。沙霞 (Sascha) 底明銳的小眼睛是開始猜疑起來了……孩子們應當感覺我的全部心靈都是無限制地屬於他們的。”

“但是，那豈是可能的麼，勝加 (Ssenja)？當我們之間已經發生了這一切之後，你能夠再回到你家裏去麼？你能夠忘掉你我之間是何等地相近何等地相親麼？你在那裏還能尋得出將我們連繫在一起的那種完全的，字句形容不出的了解呢？沒有我，你豈不會寂寞的麼？”

在她底急切的抗議中沒有一個思想是爲她自身的——只是爲他，與擺在他面前的生涯。

“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沒有選擇的！我將會寂寞麼，納他霞？我的心將要成爲冷而可憐的——哦，我說不出。”他將她緊緊拉到懷中，無言地將眼睛閉着了。“納他霞，我沒有別的法子。”好像爲遣散這些擾亂的思想，他的嘴唇帶着一種男子的

尋找賺誘的親吻來尋着了納他霞的，納他霞的心也應以急切的，擾亂了的願意。

她並沒有拒絕他所用以爲辯解的愛撫，雖然不自覺地她是已被打擾，而且幾乎是已被這種愛撫觸怒了。

在一個愁悶的雨天，他們分別了。她已經決定了趕早車走，而且已經從床上起來了，雖然他仍上面很安靜地睡着的。當她機械似的穿衣清行李的時候，她不時地望望他。她的心靈已經被愁苦凍僵麻木了。

當她穿着大衣戴着帽進來向他說再會的時候，他很驚奇地問道：“就走的麼？”

他在他的床邊靠近他坐下了，她又輕輕地撫摩他的額，好像一個母親愛撫她的病了的孩子一般。

“爲什麼這樣慌忙要走呢？你是今早不走不行麼？來，住到今晚再走，送我上車，你再坐夜車走。”

這是受兩個情婦底獻身的崇拜與競爭而毀滅

了的一個男子的一時的機智。

她想到若是在其他的無論何時，她定要答應他的這種要求，很感激地再留一個鐘頭，——只不過是她時間中的僅僅的一個鐘頭。但是，在這種別離的猶惡的時間中，無論如何她覺着他的這個要求是不對的。

“我不能不趕早車走的原故，你是知道的。若是我延到今晚走，明天的黨部集會我就不能趕到。”

“你就是趕不到又怎樣呢？這又算得多大一件不幸的事呢？沒有你，他們也能夠辦理的。”

他將她拉到床上去吻了她，但是她拒絕不願受他的這種獻媚。一個打擊，好像一個長而尖的針一般，已經刺透了她的心。他豈永不會懂得這種無思想的語句是能夠如何殘酷地傷人的心的麼？一個同志怎能夠這樣輕蔑地講論她為他們的共同目標而奮鬥的工作呢？在這個時候，他應當覺悟到就只這一件事，已能給與她忍受這最後一次的，不可挽回的決裂——這個最後的分別——的力量

的。

當她坐在那個將她從他永遠地帶走了的火車中時，她一面從那密網似的雨中，望着窗外的異國的不熟識的風景，一面仍苦悶於她心中的無休止的壓抑的創傷之下。他的冷酷的言語以及他辭退她的工作時的那種不介意的樣子，已將這最後一次決斷的別離的痛苦隱蔽了。

這就是他所估定她的工作在他們共同事業中所估的地位麼？“沒有她，他們亦能進行的！”的這個思想固執在她的心中，一點也不能擺脫。直到旁晚，天色暗黑了，車室空了，乘客們一個一個地到了他們各自的目的地時，她纔開始感覺着他們別離的苦痛。她一想到她永不能夠再看見他的柔和的深思的明慧的眼睛的時候，她就很悲痛地啜泣。她也爲他的微笑——一種很奇特地表現在一個自信很強，而被一切人所景仰的人的臉上的溫柔的微笑——悲嘆。

在別離的時候，他們已經承認了不通信，也不作互相再見的努力了。

“只記着我是在這世界上的……一個地方，”她曾經這樣地安慰他。“若 是 你需要我的時候……”她還不會將這一句說完，但是他的深深地感激的表情告訴她，他是已經懂得了。

在當時這一切都很明顯地現出是 不可 避免的。但現在她却不能夠相信這是真實的事，正像一個人在他的一個親愛人死了許久之後還不相信其死耗一般。

這一次並不是他們決定分離的第一次。但是在以往的時候，常是在兩三個星期的沉默之後，一個電報，或是一封充滿了狂熱的思念，自責，與急切懇求的信就將她又喚到他的身旁去了。

他需要她，他渴望與她在一路時的那些能助他清晰他自己的思想，而計劃他的工作的多效果的討論時間。

在這樣的一個別離之後，多次地她總會收着一封信，一封例式的稱呼也沒有的，直接述說他的工作所呈的一種困難的信。這種困難常是他們以前所討論過的事件所繼續發生的。這些信件常是

無例外地用一種求再見的說伏的要求就結尾了。他們的愛的羅漫斯 (romance) 有多少都是證明她對於他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

這一次一天一天地過了，一月一月地過了，但他却沒有一行書，一個消息寄來。

她以反抗的執拗投身於她的活動中，努力地克服她的不願意除掉的冷淡。當她的工作將她漸漸地與其他的同樣工作的人，為同樣問題而生活，感覺同樣興趣的人投在一道的時候，她的被頓挫了的精神又蘇生起來了。時日漸漸過去，她纔很驚奇地覺着了，她再也不想到他了，而且她也不知道像這種情形是否是不應當的。只是在旁晚的時候，她作了一整天的過分的工作之後，當她打開門回到她自己的房中，一個無所歸依的女子的寂寞的房中的時候，她就被那個老而熟知的懷鄉病所佔領了。

有的時候，她也不顧她肉體的疲乏，仍寫許多長而動人心靈的信與他，這些信反映出她的疲倦的身體，與她的孤寂的被棄離了的心靈是在向他

求慰藉……“勝加司克，勝加司克！你應能感覺着我
我是如何可怖地寂寞哦！你為什麼離開了我呢？像
這樣地被離棄了是如何地令人落膽哪。實在的，你
仍可以作我的一個朋友與同志。我必很願意地將
你的一切懸念，一切深切，以及你的愛撫都給與
恩基他，只要一點溫情，一點人類的友誼的溫情
……”

這些信從來不曾寄與他，但是像這樣做能夠
緩和她的心靈，因為向着他傾吐她的憂傷是能給
與她慰藉的。當她這樣寫的時候，她很確定地覺得
只是外面確實的事件在他們之間阻礙着了；若是
他不是相離這遠，是與她住在這同一的城中，他們
能夠像朋友同志般地相見的時候，她定能在他的
接近中尋着溫情與了解。

在這種時間中，納他震忘却了她與他在一路
的時候，苦惱她的那種無着落，她忘却了雖然當他
在面前的時候，苦悶與寂寞立時消滅了，但她是不
能不始終孤獨地與生涯對戰，她是不能不始終為
他們兩人而戰，而又肩任他們共同的擔負的。她忘

却了她與他在一路度過的那些時日是需要加倍的精力的，因為她常時是疲憊力竭的離開了他，而渴望着能夠自由地回到她所愛的工作上去。

很奇特的，在這些寂寞孤冷的時間中，却使過去的破滅上蒙上了一層微玫色的帷幔！

“我感覺得我好像一個寡婦一般，”她在這些無益的信的一封中這樣寫着。“我漫遊我們曾經一路拜訪過的地方，在這些地方，我們工作着，思慮着，感覺着好像一個人一般。我們是一個人，我們在思想上心靈上是一個人，我的最親愛的，在那些永不再轉來了時日中，我們豈不是麼？……正是這種心靈上的接近將我們的心點上了火，將我們的情熱燃燒起來了……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已要呪詛這種不神聖的愛，因它將友誼所給與我們的光榮的，摯熱的，輕快的快樂折磨了。若是我們只保持為一個朋友，而不變成戀人，勝加，那末你決不會要離開我的。”

但是此外也有可怖的幻滅的時間。在這些時間中，她對於他們心靈的合一所抱的信仰在真實

的制限前動搖起來了。她又追憶起許多輕蔑的疏忽，殘酷的無考慮的地方，直到他們的友誼也現着只是一個幻想一般。

“他曾經真實地，像我懂得愛的那般愛過我麼？”納他震在她的自身分析的慘憺時間中這樣沉鬱地反問她自己。“若是他是真實愛我的，他豈會這樣輕輕地將我從他的心中除掉，將我從他的靈中拋出，使我成為無家可歸的呢？……他豈不會想到，我是在感受痛苦麼？……在我們之間是不會有過親近與了解……只是我幻想中的一個虛構，我願望中的一個人造的結果麼？……多少精神與氣力，多少寶貴的光陰都消滅在這個幻夢中了！”她因為使他享受她的原故，將工作與責任都放在別人的身上，重要的集會也缺席，而且時常遲到，為的是留在他的身旁。她的工作以及整個事業都因此而受了損失。當她追憶到這一切的時候，她發怒了。她是一個忠實有良心的工人的名譽也因此而蒙了不可挽回的損害。

在她心的深處，她因他們的戀愛所費的代價

而叱責他。在這種長時間的自省中，她完全地無粉飾地將她對於他的感情的真相，以及這多年中，在她的創傷而裂開了的心中所堆集而又被抑壓着的苦痛，都告訴了他。

(2)

他的照片，一張舊的，是他們初步相交的時候，在一個文學集會之後，他所給與她的。這張相片，豎立在書，紙堆，以及散在她滿房的原稿紙之中。

當她回憶到他們第一次會見的時候，她總要發笑的。雖然她對於他的工作與姓名都是很熟悉的——她曾經寫過許多小冊子以普及他的理論，而且她自身也是一般地被認為是他的一個信徒——但是她從來不認識他。

“今天傍晚有什麼人在此地，你知道不知道，”在那個時候是她的最親近的一個男朋友這樣問了她。“是你所最崇拜的善姜，善覺洛維其。”

“是真實的麼？請讓我見見。他在那裏呢？我要見他！”她在這種將要會見他的豫期中狂熱起來了。在她的急切中，她好像一個小女孩一般。

“快些！快些！他在那裏啊？”

“穩靜些！恐怕你會失望的。”她的朋友明顯地對於她的這種驚異很不喜歡的。“我自己呢，我要稱他是一個很單調的人。一個男子……”

“那有什麼關係呢？豈是我對他有了意思嗎？”

她很不耐煩地聳了她的肩臂。“有的時候，你是很愚的。”

“若是你要，自然我必將他引來見你。”她的朋友走了以後，納他霞就等待着。當她預感到她能夠接識這個與她的思想很相投的人的本人的時候，他快樂地好奇地笑了。她望着善姜，善覺洛維其躊躇着不願她的朋友引他到她面前來，但是當她的朋友挽住這個不願意者的臂膀，向着她面前拉的時候，她又感覺非常高興。

“他是害羞不過，”她在心中這樣爲他辯解。從此以後，她總感覺善姜，善覺洛維其是一個帶有惡